

陈枰作品典藏

陈枰 著

同名电视剧全国热播
导演：马小钢
编剧：陈枰



二十一 撞 上 三十七

中国书店

陈枰作品典藏

三七撞上二十一

陈枰 著

同名电视剧全国热播
导演：马小刚
编剧：陈枰



1247.5
CP2

中国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七撞上二十一 / 陈枰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店, 2008.8
ISBN 978-7-80663-533-9

I. 三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86218号

三七撞上二十一

著 者 陈 枰

责任编辑 刘小晖 汤慧芸

出 版	中国书店
社 址	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115号
邮 编	100050
电 话	010-63017857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印 刷	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690×960 1/16
字 数	200千字
印 张	14.75
版 次	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0663-533-9
定 价	28.00元

本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自序

我数学不好，经常认为负的加负的等于正的，高考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是23分。若干若干个年头过去了，白天遇到难缠的事，晚上做梦我总是会突然出现在数学考场上。

数学老师说：请大家看好题……

我看了，考卷上的公式认识我，我一点儿都不认识它。心跳没了……我吓醒了！

数学这么差，为什么还要知难而进用乘法口诀给自己的小说命名呢？因为我们遇到难处需要下决心的时候经常会说：“管它三七二十一呢！”

三七二十一是一条定律，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，有太多的秘密和命运的悬念不是用定律就能解读出来的。爱情更是如此。人们，尤其是女人，在爱的战场上付出了她们一生的东

西，得到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，于是幸福成了一种梦想。

人是打不垮梦的，这个梦破灭了还有下一个梦在前面等着你……

陈枰

1

翟耀东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段话：二十岁的男人是半成品，三十岁的男人是成品，四十岁的男人是精品，五十的男人是极品，六十岁的男人是上品，七十岁的男人是废品，八十岁的男人是纪念品。翟耀东今年刚满四十岁，正处在精品男人阶段。

精品男人翟耀东没结婚，是个连正经恋爱都没有谈过的童男子。

如果从二十五岁开始有人介绍对象算起，两个月见一个，十二除二等于六，十五乘六……如此推算下来，翟耀东已经见过九十多个有可能成为他老婆的女人，还差十个就进百了。总有一天，他会拉着一个女人的小手告诉她说：“你是我的百里挑一。”

翟耀东是个有梦想的人，白天无法实现，就在梦里继续努力。这一天，他又做梦了，梦见自己攀着绳子上墙，健步如飞地在墙上走。

墙下是自己的家，窗子里面目不清的老婆和面目不清的儿子在温暖的阳光下吃饭。一个蒙面人突然破门而入，他闯入得太突然，翟耀东猝不及防，脚一滑，仰面摔躺在墙头上。翟耀东举起来手里的DV机拍摄下来蒙面人的整个犯罪过程。

DV机里老婆拿出来一兜子钱，一万块一叠，十好几叠。劫匪不满意，他用胳膊狠狠地勒住老婆的脖子，老婆挣扎着扭过脸冲着镜头声嘶力竭地喊起来：“耀子！耀子！”

翟耀东想下墙，发现上墙用的绳子被母亲收走了。老太太用那根绳子在院子里晾衣服。

“妈！妈！你快把绳子递过来！”

翟母听不见儿子的喊声，她把蕾丝胸罩、短裤和孩子鲜艳的衣裳一件一件搭在绳子上。翟耀东急得冷汗直流，他用手指抠着墙缝，壁虎一样爬上屋顶，又从屋顶爬下去。他脚踩窗台，顺着窗子弹射进屋子里。蒙面人松开他的老婆，掏出手枪，漂亮地耍了个枪花，抬手就是一枪。弹头发出刺眼的光，旋转着冲着翟耀东的瞳孔飞过来。子弹裹着风声的呼啸里飘出来一个男人甜腻腻的歌声：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……

阳光在翟耀东的脸上爬行，暖得人发痒，他的眼皮哆嗦了几下醒了。他翻了个身，不情愿地睁开眼睛，电视里一个男票友正翘着兰花指在唱旦角。

翟母把干净的内衣内裤拿到儿子的枕头边上说：“这么喊你，都不醒，看看几点？”

翟耀东看了一眼手表，差十分九点，他慌忙爬起来换上衣服。几天前他在《都市生活》报上登了一个征婚广告，跟几百个等待挑选的男人挤在一个二指宽的夹缝里。压在他身上的不是博士就是硕士。介绍他一共用了二十几个芝麻粒大小的字：B252年龄四十岁，身高一米八零，体重七十五公斤，职业公司职员，未婚。字太小，眼神不好的，得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。昨天，他收到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，约他十点钟在觅渡桥旁边的超市门口见面。

翟耀东的家是一所老式的房子，一间卧室，一间客厅，外加一间违章盖出来的厨房，面积大约六十平方米。卧室翟母住，客厅里靠墙的地方，用三块木板架起来一张床，翟耀东在这张床上一睡就是几十年，他不觉得委屈。翟耀东有个特点，从来不跟比自己强的人比。没有比上不足，那么就永远比下有余，所以他胸膛里那颗跳了四十年的心脏依旧红润细嫩充满弹性。

翟耀东在厨房里洗脸，翟母在旁边倒水挤牙膏伺候他。翟耀东长得不像母亲，他是墙上父亲那张遗像的拷贝。翟母个子矮小，皮肤细腻，鼻梁高挺，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是个有些姿色的女人。

翟母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翟耀东的父亲，先后生了女儿翟春红和儿子翟耀东。翟耀东的父亲体弱多病，四十不到就让老婆守了寡。翟母靠一个月三十二块钱的救助金一对儿女拉扯成人。

翟母不识字，她的是非判断全部来自戏曲中的戏词。女儿翟春红违背母愿嫁给海员去了外地。翟母伤心了一阵过去了，她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。翟耀东是她一寸一寸养大的，在她的眼睛里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女人配当她的儿媳妇。谁嫁进翟家门，她的儿子都吃亏。翟耀东见过九十多个女人，其中五十个是被母亲一苍蝇拍子“拍死”的。另外的四十个是对方没看上他。

翟母不服输，撇着嘴说：“没看上我儿子的女人，是没有眼光的女人。”

墙上挂满水渍的镜子里映出来翟耀东的脸，翟母看着镜子里的儿子问：“今天要见的那女的在哪儿上班？”

翟耀东努着嘴把脸上的肉扯到一边，仔细刮着腮帮子上的胡子茬。

他嘴里“呜噜”了一声。

“嗯？”

翟耀东擦干净脸上的肥皂沫子说：“医院。”

翟母满意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翟耀东坐在饭桌上，一只手操遥控器换了电视频道，另一只手接过来母亲剥干净皮的鸡蛋一口塞进嘴里。

电视里一个民工打扮的女人，偷偷摸摸地往地上和电线杆上贴小广告。

主持人说：我们要坚决杜绝这种影响市容的不文明行为……此新闻由本市居民翟先生提供。

翟耀东得意地笑着露出来嘴里的鸡蛋黄，他说：“一条这样的新闻二百块，《社会写真》要是个星期能用我一条新闻，每个月我就能多挣八百块钱，比拼死拼活地长一级工资合算得多。”

“昨天来人测量房子了。”翟母说。

“你跟我说两遍了。”

“我说八遍也不见你着急，多一口人，多十个平方米呢。你早晚也得娶老婆生孩子不是？现在不赶紧定下来登记了，面积一点没得着，以后咱娘俩的房子还得祖孙三代四个人住，这么一想，心里都亏得慌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翟耀东穿好衣服往外走。

“去那么早干啥？显得多没身份。”

听母亲这么说，翟耀东放慢了穿袜子和鞋的速度，他站在立柜的镜子前面把白色的棒球帽扣在脑袋上，又把微型DV机系在腰间。

翟母皱着眉头打量着他：“戴这么顶孝帽子多难看？”

翟耀东把帽子摘下来，看了看又戴上了。戴这顶帽子是昨天在电话里定好了，这是女方辨认他的一个明确标志，母亲有意见他也不能摘了。约会地点在觅渡桥的超市门口。那女人在电话里告诉翟耀东，她穿一身黑衣服，打一把黑伞。

翟母不喜欢女人这副打扮，说：“一身黑？听着就丧气！”

那女人的声音低沉圆润，沉浸在她的声音里不由得产生在太空里坠落的幻想。别说穿着一身黑，她就是披麻戴孝，翟耀东也会冒死去见她一面。

相对象这件事叫翟耀东又爱又恨。爱的是，每一个女人都是新鲜不可知的；恨的是，每次见面，女人们总是往费钱的地方领他。不去，显得不男人。去了，活生生地让她啃一顿，肝疼肉颤不说，回家交不上账，老太太唠叨得胜过唐僧。妈是为自己好，这点他心知肚明。

翟耀东在文化宫下车转乘35路，车还没有到，他仰着脑袋看站牌上的站名。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挽着丈夫的胳膊絮絮叨叨地说着家务事，男人眼睛盯着站牌心不在焉地听着。

35路车来了，翟耀东夹在人群中挤上了车。车门在售票员的大声吆喝中关上了，司机发动了汽车，35路车缓缓往前开动，司机在后视镜中看到一个人跟着汽车拼命奔跑，她边跑边使劲拍打打着后车门。司机踩了一脚刹车，打开了车门。女人跳上汽车，靠在车门上气喘如牛。

售票员大声说：“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面走！”

女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手拉着扶杆一使劲，离开了车门，钻进了车厢里。

这个女人名叫邓佑真，今天对她来说，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她要去交二手房的首付。从娘肚子里爬出来长到四十岁，这是她第一次有自己的家。没结婚前，家是父母的家。结婚以后，家是丈夫的家。对父母来说，她是嫁出去的女。对丈夫来说，她是离了婚的老婆。在哪个家里她都是外人。俗话说的好：一个萝卜一个坑。没有坑的萝卜是自卑的萝卜，她得好歹找一个坑把自己这根萝卜栽进去培上土，黄土埋半截，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。

车厢里很拥挤，邓佑真被不断上车的人挤到了翟耀东的身后。

“没买票的请买一下票！”售票员伸着脖子冲着刚上车的人大声喊。

邓佑真掏出钱包，拿出来十块钱，递给售票员。售票员够不着，翟耀东顺手接过来钱帮忙递了一下。邓佑真瞪着眼睛，看着售票员给她找零钱。她的眼睛很大很黑，看上去有几分眼熟，这个熟藏在一个角落里，少年时期酸酸甜甜的感觉刚一露头，倏地一下又没了踪影。

汽车到站停下来，又上来了几个人，他们推推搡搡地把翟耀东挤到了跟他一起上车的那对中年夫妻中间。女人的个子不高，头发蹭着翟耀东的鼻子，她的头发上有一股子炒菜的油烟味儿。翟耀东涨着鼻孔想打喷嚏，嘴张了两下没有打出来。女人没有察觉丈夫被挤走，身边已经换上了另外一个男人。她的手很自然地插进翟耀东的臂弯里。翟耀东的脑袋一下子空了，心跳出来拖拉机开动的“突突”声。他鱼一样地张着嘴，眼皮抖得不敢往起抬。翟耀东垂着眼皮，眼珠顺着胳膊往下溜，他看到了一只白胖的手。这只手手指粗短，手背上面旋着五个很深的肉坑。

“一会儿咱俩到超市买点肉馅。”女人眼睛看着窗外。

翟耀东舌头根儿发硬，唾沫干在了上牙膛子上。那只胖手松开了他的胳膊，伸到他耳边，缠绵地攥住了他的耳垂，轻轻揉搓了一下又一下，翟耀东的脑袋“嗡”的一声冒出了金属声，身上的汗毛齐刷刷地站立起来。他的耳朵小时候被母亲掏耳朵的时候摸过，那个摸跟这个摸的性质截然不同。这个摸很霸道，里面藏着一种不地道的东西，弄得他突如其来地尿紧。

女人说：“我妈做的馅好吃，晚上叫她给咱们包饺子吃。”

翟耀东闭着眼睛咬着牙，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抽着凉气。男人听到老婆说话，他没有搭腔。女人的手加重了力量，她狠狠地捏了一下翟耀东的耳垂。

“一说去我妈那，你就装哑巴！”

这只胖手劲儿真大，翟耀东疼得头一甩，脑袋砸在身边那个男人的太阳穴上。“咚”的一声闷响，两个男人“哎呦”叫了一声，同时捂住了脑袋。

女人发现自己捏错了人，吓得惊叫了一声：“妈呀！”

她的叫声很大，引得车厢里的人纷纷回头看。男人捂着脑袋扭过头看他老婆，他的老婆脸蛋青中透紫，翟耀东的脸蛋紫中透青。这一男一女神色慌张，喘息未定，模样十分可疑。

“怎么了？”男人虎着脸问。

女人红着脸看了翟耀东一眼，话翻上来又咽下去。男人抬手给了翟耀东一个耳光。

“吃我老婆的豆腐，瞎了你的狗眼！”

“你……”翟耀东后面的话没来得及出口，男人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。“冤枉”两个字从胸腔里迸出来，横卡在喉咙口。翟耀东站立不稳，朝后面倒去。乘客们猝不及防，一个撞一个，多米诺骨牌一样惊叫着往后倒。车厢里大乱，男人揪住翟耀东的衣襟把他从地上拖起来。翟耀东使劲挣扎，触摸屏的手机从衣服口袋里掉在地上。翟耀东怕被人踩坏了，挣脱男人的手，趴在地上捡起来手机。男人看不见对手，急得一蹶一蹶地往高处蹦，他谢了顶的脑袋在人群的头顶上一起一伏潮涨潮落。

男人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是爷们儿，别往档底下钻，有种，你给老子站起来！”

翟耀东捡起来手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司机突然急刹车，车上的人往前一冲，翟耀东差点被扑倒。他左手紧紧抓住身前的栏杆，为了站得稳，拿着手机的右手又扶住了头顶上的栏杆。胳膊肘撞了邓佑真的脸一下，邓佑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嘴里嘟囔了一句：“讨厌！”

“怎么开车呢？”乘客们七嘴八舌地骂司机。

司机把脑袋伸出去骂横穿马路的行人：“你不想活，别拿我当垫背的！”

行人低着脑袋急匆匆地跑过马路。

汽车在觅渡桥站停下，乘客们拥挤着下车，大家谁也不让谁。翟耀东和邓佑真同时卡在车门口，拥挤中，翟耀东的左胳膊无意间插进了邓佑真右肩背着的挎包带中，俩人挣扎着一起挤了出来。一个往东，一个往西，走得很急。翟耀东胳膊上挎着邓佑真的挎包带子拽得她一个趔趄，差点跪在地上。邓佑真使劲把挎包拽回来，紧紧抱在怀里。

她瞪着两只眼睛看着翟耀东，骂道：“抢劫啊！”

翟耀东说：“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邓佑真说：“你还想说在车上耍流氓也不是故意的呢！”

翟耀东憋的一肚子火被她撞了出来，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挎包带子，把她拽回来。

“谁耍流氓了？谁耍流氓了？”翟耀东脖子上的青筋绷起来老高。

邓佑真死命拽过来挎包带子，看到挎包的拉锁好好地拉着，她搂着挎包，狠狠地瞪了翟耀东一眼，转身走了。

翟耀东站在那里气哼哼地盯着邓佑真远处的背影，丧气！真他娘的丧气！早上做的那个梦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，果不其然，一出门就触了一连串的霉头。

翟耀东皱着眉头骂骂咧咧地上了超市的台阶，他一眼看到了站在台阶上的那个跟他约会的女人。

徐竞男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装，打着一把黑布阳伞，她扬着小巧的脑袋，挺着细长的脖子，目中无人地站在台阶中央。这女人皮肤雪白，黑白对比产生了如此强烈的视觉效果。翟耀东的胸膛里“滋啦”一声响，滚热的烙铁熨烫过去，胸中所有的不快都被熨得平坦舒展了。

徐竞男用一身黑告诉前来赴约的人，她不是来搞对象的，她是站在新的约会地点上，凭吊她失去的青春岁月。她要给跟她约会的男人一个提醒，她不属于他的生活。可是她的脸，她的手，她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节都对翟耀东发出了难以抵御的呼唤。

徐竞男从墨镜上方盯着翟耀东，目光妩媚犀利。一块一块空白在脑海中跳跃而出，翟耀东在大脑短路的同时心脏也极度缺氧了。

“你迟到了四十分钟。”徐竞男的声音柔和动听，一点儿都不像责备。

“路上堵车。”翟耀东听见自己的声音挂着水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。

徐竞男摘下墨镜看着他，翟耀东的心被揪了一下，这是他见过的九十个女人当中最耀眼夺目的一个。徐竞男眼睛盯在他的脸上，两排浓黑的长睫毛上上下下刷了几下。翟耀东被她刷得心如擂鼓气喘不均，他在心里默念着一二三四五六……

“你不是本市人？”徐竞男问。

“我是本市人。”

“那堵车就不是你应该找的理由。”

“下回我注意。”

徐竞男把墨镜戴上说：“没有下次了。”

她转身往台阶下面走，翟耀东下意识地追了几步连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

他在心里埋怨母亲，不是她说去早了显得没身份，自己能这么尴尬被动吗？

翟耀东拦在徐竞男的面前；掏出来一张名片递给她。

徐竞男扫了名片一眼说：“算了。”

翟耀东掏出来笔，把名片翻过来，态度殷勤地说：“你给我留个手机号码。”

徐竞男站住脚看着他，翟耀东垂着眼皮，一只手拿着名片，一只手拿着签字笔，固执地拦在徐竞男的面前。

徐竞男问：“你不怕我给你的是假号码？”

翟耀东说：“不怕。”

徐竞男让步了，她接过名片和签字笔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。

翟耀东说：“找地方坐一会儿吧？”

徐竞男说：“我下午还有班。”

她快步下台阶走了，翟耀东恋恋不舍地盯着她的背影。徐竞男走路的姿态非常好看，丰满小巧的胸挺着，后腰往里面收，屁股上翘，两条腿笔直，九分裤下面露出来纤巧的脚踝，脚上穿着一双平底的黑面皮鞋。她的步伐既不内斜也不外撇，走起来前后一条线，看着真是养眼。

翟耀东掏出来手机，想拍一张她的背影留做纪念，手机不工作，显示屏上跳出来“内存已满”四个字。他急忙从腰包里掏出来DV机，寻找那个黑色的窈窕背影，徐竞男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踪影全无。

翟耀东经历过九十次约会，这样的见面还是第一次遇到。连“是”这个字算上，他只说了七句话。准备好的“奥运建设”“股市崩盘”都没来得及说。时间前后加起来没有超过三分钟，不像约会，像地下党接头的时候把暗号搞错了。

翟耀东很惆怅，这样的感觉有过，很短，绝没有这样深切，机遇就这样失之交臂了？他叹了口气，举起摄像机，无聊地从镜头里往外看。镜头里一个小贩在卖香蕉，价钱很便宜，这个价在市场是见不到的。翟耀东觉得蹊跷，推近镜头。他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挑了一把香蕉。放在秤上，小贩称香蕉，女人细心地看了下秤，没缺斤短两。她掏出来钱递给小贩。

小贩掏出来一把零钱说：“阿姨，你帮我换点儿零钱吧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零的换成整的，这钱我不好带。”

女人犹豫地看着他。

“你的整钱早晚也得换成零的花是不是？”

女人掏出来一百块钱递给小贩，小贩数了十张十块钱的纸币递给那个女人，女人刚想揣进口袋里，小贩说：“阿姨，我再重数一遍吧。”女人把手里的钱递给小贩，小贩又仔细数了一遍，把那叠钱重新递给女人说：“我怕我数错了，没错。”

翟耀东举着DV机边走边拍，他把镜头推到了女人手里的那把零钱上。小贩一回头看到了翟耀东的DV机，愣了一下，跳上车子就跑。车筐刮飞了女人手里的钱，一沓子零钱

落在地上，面上的一张是十块钱，其余的九张全部变成了一块钱。女人明白上当了，喊叫着追赶那个小贩，小贩被断了后路，冲着翟耀东冲过来。翟耀东怕撞坏了手里的DV机，他高举着机器，转了个180度的圈闪开了。镜头里一片模糊，小贩带着一股香蕉的气味，从翟耀东的身边冲过去。镜头自动调焦，一个女人的身影模模糊糊闯进了镜头。她瞪着两只眼睛，蓬乱的头发乍起来老高，速度让她身后所有东西都变成了虚线。她的脸因为模糊年轻起来，岁月转化成一种味道，钻进了翟耀东的鼻腔里。他涨大了鼻孔，急切地品味着，柳树发芽的春天，同学满头大汗地在街上跑马拉松时，闻到的就是这个味道。熟悉在藏匿的角落里露出了毛绒绒的触角，在翟耀东的心尖上一下下地点拨着。

邓佑真一头撞在了翟耀东的身上，DV机撞飞了。行人仰头张望的脸在镜头中一掠而过。翟耀东被她撞在路边的树上，他顾不上疼痛，伸开双手，死死地抱住了从天而降的DV机。

邓佑真重心不稳，摔倒在地上，她扑过来死死地抱住了翟耀东的一条腿。

翟耀东懵了，拼命抖搂着那条腿问：“干啥？你干啥？”

邓佑真扯着嗓门喊起来：“抓贼啊！抓贼啊！”

两个正在赶路的男青年互相看了一眼，扑过来，后面几个人紧跟着蜂拥而上。翟耀东被脸朝下死死地按在地上，两只胳膊被拽得险些脱了臼，他疼得连声惨叫：“胳膊！我的胳膊！”

2

邓佑真浑身是土，两眼发直坐在派出所的椅子上。她一点一点地往回捋着事情发生前的整个过程。从家里出来，她把钱包小心翼翼地放在挎包里。挎包一直搂在她怀里，除了下车的时候被翟耀东拽过一下，挎包就没离过她的身。刚才到二手房交易处去办买房手续，她发现挎包的后面被人割开了一个大口子，钱包没了。那个瞬间，邓佑真的脑袋一阵钝痛，她听见肚子里“噗”的一声响，苦胆掉下来摔在腹腔里碎了，汁液从眼睛、鼻子和嘴巴里流出来，苦得能杀死自己。

她流着眼泪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：“他偷了我的钱包，就是他偷的。”

翟耀东说得嘴巴起了皮，懒得再做任何解释，他低着头拍打着身上的尘土。

片警赵棠问邓佑真：“你为什么认定是他偷的？”

邓佑真说：“在车上的时候他在我旁边站过，下车的时候他还抢我的包。”

“你的钱包里都有什么？”

“一张工商银行的信用卡、身份证，还有五百块钱现金。”

“卡上面有多少钱？”

“八万块，昨天刚存上去的。”

翟耀东一听钱数马上急了，问：“你挂失了吗？”

邓佑真说：“卡丢了，我没有卡号的底子。”

“你赶紧到开户行挂失去啊！在这跟我耗，不是给小偷留取钱时间吗？”

邓佑真一听他的话在理，站起来就要往外走。

赵棠叫她填张登记表，邓佑真在表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。翟耀东看到邓佑真这三个字，脑袋里一亮，脱口而出：“邓佑真？”

邓佑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：“嗯？”

翟耀东问：“你是不是136中毕业的？”

邓佑真：“是啊。”

“你是不是五班的？”

“你也是136中的？”

翟耀东咧着嘴笑起来：“我说怎么看你眼熟呢，咱俩是同班同学呀。”

邓佑真瞪着两只眼睛看着他，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。

“我是翟耀东，在班里的时候我个子最小，坐在你前面。”

邓佑真蓦地想起来，坐在她前面整整三年的那个男生。他个子很矮，黑不溜秋，头顶上有一撮头发，永远直挺挺地立着。

“你不说，打死我，我都认不出来你。”

邓佑真“咯咯”笑起来，她的笑容还跟少女时代一样，嘴角往上翘，露出来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。邓佑真上中学的时候，功课不好，但是她发育得早，用丰满的体型和女性特有的温馨气息吸引了班里男生的目光。男生们私下里给她起了绰号叫“蝴蝶迷”。

二十五年没见，“蝴蝶迷”面团一样地发起来了，原来细腻微黑的肤色被岁月揉搓得晦暗无光，因为胖，眼睛显得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亮了。只有两条浓黑的眉毛依旧弯着漂亮的弧度。

翟耀东说：“我在汽车上就觉着你眼熟，怎么想也没想起来在哪见过你。”

“我变化很大，是不是？”

“再变我也认得出来。”

翟耀东自告奋勇带她去开户行，俩人跑出派出所。邓佑真伸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，她钻进了车里，翟耀东跟着她钻进去。

路很畅通没有堵车，汽车停在银行门口，司机把票据打出来。邓佑真突然想起来，她的钱包丢了，身上已经分文皆无。

她说：“你先帮我垫上吧。”

翟耀东不情愿地掏出来钱递给司机，他把小票仔细放好，准备找机会让她报销。

邓佑真跟银行的办事员说她丢了卡和身份证，卡号她不记得了。办事员问她记得身份证号吗？她说记得。邓佑真流利地背出来自己身份证号码。办事员输入到微机里面。

“你的卡上一分钱也没有了。”办事员说。

邓佑真没听懂她在说什么，直瞪瞪地看着办事员的嘴，这女人的门齿有点歪，嘴角有一颗小米大的黑痣。

翟耀东问：“小偷不知道她的密码，怎么能取走？”

“密码是用你的生日设的吧？”办事员问。

邓佑真点点头。

“公安部门在媒体上多次告诉公民，不要把身份证和信用卡放在一起。最好不要用自己的生日设置密码，这样会给小偷造成可乘之机。”

“找不回来了？”邓佑真嘴唇哆嗦着问。

“我们是无能为力了。”

翟耀东说：“赶紧去派出所报案吧！八万块钱算得上特大案件了。”

邓佑真被点拨醒了，她直着两眼，疯了一样往外面跑。翟耀东紧跟在她身后，两个中年男女一前一后用跑接力赛一样的速度在街上狂奔，引得路人驻足观看。一辆出租车开过来，邓佑真招手拦住钻了进去，翟耀东知道他又得贴钱了。

接待他们的依旧是赵棠，他重新让邓佑真填了一张表，还按了手印在上面，说有事的时候传唤她。邓佑真的感觉简直糟糕透了，觉得是自己偷了自己，窝囊又上火。她耷拉着脑袋出了派出所的大门，出门前，她回头看了一眼，翟耀东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。

邓佑真问：“你说我的钱还能找回来吗？”

翟耀东说：“那得看贼给你剩了没有。”

翟耀东说的是实话，这实话无疑是往邓佑真的心口戳了一刀。

邓佑真疼得倒抽了两口气：“我的八万块钱就这么没了？”

“也不算没了，不是买了个教训吗？贵是贵了点，那该花也得花啊！”

邓佑真问：“翟耀东，你会说话吗？”

“我哪句说错了？”

“有你这么劝人的吗？”

“钱已经丢了，你不往开想，我劝你也不管用。”

“你那是煽风点火，根本不是劝人。”

“好好好，邓佑真，不是你丢了钱，是钱把你丢了。那不是钱，是一团子手纸，为用过的手纸着急上火不值当。我这么劝你，你听着舒服啊？”

邓佑真绝望地瞪着翟耀东，她的黑眼珠很大，像躲在黑洞里准备出击的猫，翟耀东被脑袋里掠过的念头吓了一跳。邓佑真突然抬起手左右开弓，狠狠给了自己两个嘴巴子，她使的劲很大，声音又脆又响。肉皮的疼痛暂时压住了心里的疼痛，她抬手又抽了自己两个嘴巴子。脸抽麻了，心里的痛又顽强地钻出来，邓佑真挥着两只拳头疯了一样往自己的脑袋上砸。翟耀东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，吓懵了，想逃又觉得不对，他扑上去死死攥住了邓佑真的两只手。

“干啥？你这是干啥？”他问。

邓佑真“嗷”的一声哭起来，她的嘴张得像簸箕，嗓子眼里悬挂着的小舌头清晰可见。她的牙齿可真好，上下两排，没有一颗有蛀斑。她的嗓子也好，穿透力极强，哭声震得翟耀东耳膜“嗡嗡”响。他下意识地捂她的嘴，邓佑真疯子一样连踢带挠，翟耀东急了，攥着她的手腕，使劲往背后一拧，邓佑真听到自己的胳膊“嘎吧”一声响，她疼得单膝跪在地上。

民警乔锐办事回来，看到此情景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他抓住翟耀东的胳膊使劲一掰拧

到身后。

翟耀东猝不及防，连声惨叫：“哎呀！哎呀！”

邓佑真窝在心口的恶气顺过来了，她哭喊道：“我的钱包，我的钱哎……”

弄清楚了他们俩为什么吵架，乔锐的舌头短了，他知道这架不好劝，一句不到位，女人的怒气就会转移到自己身上。谁让你穿了身警察的衣裳？她才不管你是片警还是刑警呢。翟耀东和邓佑真像两只斗鸡，你一嘴我一嘴地叨得面红耳赤，他们争吵的内容越说越远，揪扯到了遥远的中学时代。乔锐听得一头雾水，他摘下帽子，一筹莫展地挠着后脑勺。一架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，喧嚣声盖住了他们的争吵声。乔锐盯着天上的飞机，直到它飞远看不见了。他扭过头来，这对男女也不吵了，疲倦冷漠地盯着对方。

乔锐戴上帽子两手插进口袋里，转身进了派出所的大门。走了几步他又回头看了一眼，门外那对中年男女一东一西分道扬镳了。

3

约会会让徐竞男的心情更坏了，徐竞男成熟得晚，上中学时没有早恋，青春期也没惹出事端。二十三岁那一年，她一头撞到了丁红旗的怀里。丁红旗是她的初恋、初吻、初夜，是她最初的一切。徐竞男认识丁红旗的时候，他已经有了女朋友，尹洁是他大学的同学。这一切丁红旗都没有瞒着她，她当时太年轻了，年轻得顾不上想结果，她爱他爱得眼前漆黑一片。丁红旗懂女人，他知道什么时候递什么话，知道什么时候伸哪只手。他经常看着徐竞男的脸，一言不发。选择这个词叫他相当矛盾。

徐竞男性格活泼，刚烈易折。尹洁隐忍内向，柔韧顽强。丁红旗变成了钟摆，在两个女人中间左右摇晃。他对尹洁流露出想分手的意思，尹洁就一言不发，把家从头到尾地擦洗一遍，她把丁红旗的衣服从衣柜里掏出来，一件一件熨烫平整。厨房里的碗细细地洗一遍，重新消毒。做四样丁红旗爱吃的菜，放在冰箱里。出门前，她把钥匙放在桌子上最显眼的位置上。看到这些，丁红旗就心生内疚，恨不能狠狠揍自己几个嘴巴子。几起几落后，尹洁怀了孕，丁红旗只得跟她办了结婚手续。徐竞男怒不可遏，大闹一场，跟他分了手。一个月后她又满脸憔悴地回来找他，徐竞男紧紧搂着丁红旗，眼泪洒湿了他的脖子。

她泣不成声地说：“我没有我想的那么坚强，我受不了，真的受不了，等我能承受了再离开你吧。”

丁红旗一言不发地抱着她，脑海里反复跳跃着四个字“失而复得”！

话这么说了出口，心却不听嘴的指挥。二十八岁生日的这一天，徐竞男心中陡生凄凉。丁红旗请她在餐馆里吃饭，开始的时候气氛还算融洽，丁红旗说他买了套房子，一百三十平米，今天上午刚交了首付。徐竞男的情绪一下坏了，她端起酒杯说：“干了这杯酒，咱俩以后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”

丁红旗知道她又犯病了，息事宁人哼哼哈哈地应付着她。他心不在焉的态度激怒了徐竞男，饭没吃完她摔筷子走了。丁红旗生气了没有起身追她，他讨厌女人使性子，再喜欢的女人也别想跟他玩这个。

徐竞男在床上翻腾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买了一张都市报。报纸的夹缝里满满地塞着等待挑选的人，人多字小，真实性很令人怀疑。徐竞男看了一会眼睛花了，她懒得挑下去，拿起用过的注射器往夹缝里的人群中扎。她对自己说，扎中谁算谁。扎中的这个人肯定不是她感情的终点，可是没有起点又怎么能到达终点呢？

徐竞男穿着白大褂站在医院门口，看着丁红旗远远地走过来。他挽着袖子，脸上带着微笑，他的样子叫徐竞男的心尖一颤。她明白这一颤的学名叫动心。丁红旗快步上了医院门口的台阶，昨天下午他给徐竞男发短信，约她周六见面。她回短信说，周六上午相亲没时间。他问，下午呢？她说，下午值班。再给她发短信她死活不回了。丁红旗忐忑不安放心不下，直接到医院来见她。

他问徐竞男：“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不上电话？”

徐竞男说：“睡了。”

“养精蓄锐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怎么样啊？”

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
“你看你，一跟别人约会，就跟我翻脸。”

“丁红旗，我到底是你什么人？”

丁红旗明白她开始出击了，他没有回答，点着烟抽了一口。

“你一会儿跟我说，尹洁怀孕了，一会又告诉我，你们买了新房，我心里什么滋味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知道还说。”

“不说，你知道了不是更生气吗？”

“我真是被表现主义给坑了，老想表现得跟别的女人不一样……”徐竞男眼圈红了。

丁红旗急忙打断她的话：“好了，好了。”

“什么好了？”

“你觉得什么好了，那就是什么好了。”

“丁红旗，我已经把你的照片从墙上请下来了。”

“什么感觉？”丁红旗笑着问。

“彻底推翻了旧世界！”

丁红旗“哈哈”笑，他从心里喜欢徐竞男与生俱来的幽默感。

他说：“只要你高兴，把我的照片当遗像烧了都行。”

“我怎么能高兴，你知道。”

丁红旗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你是应该有一个家了。”

徐竞男勃然大怒：“丁红旗，你别给我装阿拉丁神灯！我该有的家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”

“我明天去上海开会，等我回来咱们再聊。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又不是没有明天了。”

“我告诉你，咱俩没有明天了。别想还让我像过去那样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满足你，又不影响你。过去我傻，为了爱稀里糊涂奋不顾身……”

丁红旗有些内疚，伸手去搂徐竞男。徐竞男恨恨地甩开她的手，丁红旗又去搂她，被徐竞男再一次甩开，她的眼泪雨点一样甩在他的身上。丁红旗把她堵在墙角，拽着自己的衬衣袖子给她擦抹眼泪。

徐竞男哭着说：“五年了，五年里我没有经验，全是教训。最大的教训就是以后绝不对任何人说‘我等你’这三个字。说出来搭上了自己，对别人也是要挟。”

徐竞男越哭声音越大，引来路人诧异的目光，丁红旗急忙把她拉下台阶塞进自己的车里。

4

邓佑真的脑袋又沉又闷，没有一丝缝隙。接连不断的厄运叫她彻底懵了。邓佑真高中毕业后去一家工厂上了班，工厂里男多女少，女工很走俏，邓佑真挑来挑去，耽误了自己。三十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她嫁给了同厂的技术员马大鹰。马大鹰比她小两岁，家在农村，一直住在厂里上下八张铺的单身宿舍里。娶了邓佑真，马大鹰彻头彻尾地过上了城里人日子。最初他们借住邓佑真姐姐的房子，两年后，单位分给了他们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。这套房子后来变成了产权房，两口子用攒了几年的积蓄买了下来。有了房子，两个人坐在产权房里谈起了离婚。

离婚的原因很简单，邓佑真结婚后，第二年头上怀孕了。马大鹰乐得差点疯了，生孩子的那天，邓佑真出现了难产。

医生问马大鹰：“保大人，还是保孩子？”

马大鹰从来没经历过这样严峻的时刻，完全懵了，他看着大夫从牙缝里挤出来三个字。

“保孩子。”

孩子没保住死了，邓佑真活过来，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周身的血液结成了冰。马大鹰从哪个角度解释都没用，邓佑真跟马大鹰结了仇，不管话题从哪开始，不管说什么，最后她总能拐到生与死的话题上去。

马大鹰嘴跟不上，就一拳捣出去。架打出了惯性，三日一小打，五日一大打。打到